

# 徐曦：我的老师胡续冬

2021年8月22日下午，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胡续冬因癫痫引发窒息突然去世，终年47岁。

胡续冬，原名胡旭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北京大学巴西文化中心主任。2002年至今执教于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胡续冬长期从事诗歌写作，被视为70年代出生诗人的代表性人物，著有诗集《风之乳》《旅行/诗》，散文集《浮生胡言》《去他的巴西》等。

本版特摘编胡续冬学生徐曦的《我的老师胡续冬》以纪念这位杰出的当代诗人、大学教师。

## 初识胡子

胡老师的特别之处很多，首先一点就是称谓。作为学生，我实际上极少叫他“胡老师”，而是叫“胡子”。“胡子”是他学生时代行走诗江湖、混迹文学论坛的名号；成为老师之后，他依然保持着学生时代的率真耿直，没有一点所谓“北大教授”的架子。

我是在2003年的春季，大一下学期，才第一次上胡子的课。高中时，我赶上民营书店兴起，或买或租，在校门口的几家书店囫圇吞枣、半懂不懂地翻了很多书，其中就有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陈平原、夏晓虹编的《北大旧事》与孔庆东的《47楼207》。读了这些书，我对北大风度和校园生活着了迷，一心只想考北大，并梦想成真。

在去巴西之前，胡子在北大开设了三门面向全校的通选课，一门讲诗歌，一门谈电影，一般轮流着开。我那个学期，选的是“20世纪电影中的世界文学”。这门课以观影为主，会完整播放一部电影，而不是片断；在放映前，胡子会用十几分钟简要讲解相关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点出电影与文学之间的关联，有时也会介绍电影拍摄和流通背后的花絮。

身处西南小城，在上大学之前，我的观影体验主要来自录像厅里的港片，外国电影看得极少。胡子那一学期放映的片子有

## 进入胡门

2005年春，在博客上看到胡子和阿子结婚的消息。返校之后，我就带了点家里做的腊肉香肠，好像还有一条遵义烟，跑去他们的“婚房”祝贺。那时他们还住在北大南门附近的十九楼，是座老的筒子楼，只有一间房，厕所和厨房与邻居共用。

从那时起，除了诗歌和电影，他又开设了“巴西文化”通选课。很多人已经读过他在《新京报》上谈巴西生活的专栏，所以一开课就立即爆满。他讲课很有技巧，不光善用声光化电，给我们讲冈波斯兄弟的多媒体诗歌；还自带道具，讲到巴西南部高乔人生活习俗的时候，会突然像变魔术一样，亮出一套马黛茶具，请大家品尝。

胡子的课堂，从来不缺热闹。他的活力感染着学生，教室里总是生机勃勃，没有冷场的时候。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眼看着本科就要毕业，我还眷恋校园生活，将来也想

## 胡子再见

胡子告别仪式上播放的纪念视频里，有一段多年前《去他的巴西》第一版发行时，他在单向街圆明园店的发言，谈到他在巴西执教时的大学课堂：“总的来说就是他们的课堂气氛很随意。我在那里，老师和学生之间完全是一种平等的、朋友的关系。我也力图在北大倡导这种朋友的关系。

《发条橙》《卡夫卡》《玫瑰之名》《邮差》《地下》《键》《贪吃树》《庞达隆上尉与劳军女郎》……埃科、略萨、聂鲁达、伯吉斯、谷崎润一郎、杨·史云梅耶、库布里克、库斯图里卡这些陌生的名字在短时间间接连涌入脑海，给我带来极大的审美冲击。

胡子的这门课，迅速打开了我的文学视野，也塑造了我的文学品味，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成了后来我攻读博士的课题，也是我延续至今的学术兴趣。

走学术的道路，但我成绩属于中不溜，不够保送本系的研究生。这时候又是胡子出手相助，让我去参加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保研考试，跟他读研究生。

2007年，我做胡子《20世纪欧美诗歌导读》的助教。

2006年的平安夜，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的日子。那天晚上，在他们蔚秀园的家，胡子和阿子张罗了一个饭局，介绍我认识了阿子在人大的一位师妹，而她后来成了我的恋人兼妻子。

博士毕业后，我来珠海一家中外合作办学的博雅学院教书。无论是诗歌创作、翻译，还是学术研究上，我都不算是胡门的优秀弟子。而胡子跟我说，看到我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感到很高兴，正如我妻子所说，“胡老师一直站在我们价值观的中心，以至于我们敢于做一些向边缘撤退的人生选择”。

系。但是大家还是在中国的这种教育传统之下，尤其是大学传统教育之下，对老师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敬畏。”

他对学生，则是说到做到，真的一直保持这种平等的朋友关系，而没有什么传统的师门观念。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



胡续冬



《去他的巴西》书影

## 胡续冬的诗

### 爱在瘟疫蔓延时

——为所有生活在非典时期的人而作

月亮戴上了口罩，十六层云每四小时卷走一批黯淡的星星。  
中药的气味、84消毒液的气味冲淡了这幽静的校园深夜时分慵倦的体味——那勾人魂魄的香气来自深藏于某本未曾打开的卷册之中的孤独的腺体。我曾目睹过这奇异的腺体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附上植物的枝头以吐纳它经年不化的喜悦：  
三月里，它是第一朵跳舞也是第一朵扭伤的白玉兰，它是迎春花失散的闺中密友，也是和桃花在雨中裸奔的姐妹，令暮色羞红；  
四月，它是连翘、榆叶梅、蒲公英，是从天而降的紫藤骑上了鬃毛光洁的风，更是从白丁香里面伸出来的紫色的手和从紫丁香里面伸出来的白色的手，它们越过路灯紧紧拉在一起，挡住过路人的阴影中飘忽的愁。  
今夜，我是跑步经过这条盛开着白丁香和紫丁香的湖边小路的。  
我跑步，不是为了免疫力而是为了身体里一条日渐干渴的鱼。我跑步，是要从瘟疫里跑出一条通向大海的路，让身体里的鱼吞下戴口罩的月亮连同云层所卷走的星星。  
而从白丁香里面伸出来的紫色的手和从紫丁香里面伸出来的白色的手紧紧拉在一起，挡在了我的面前——又一次，在天空的繁花锦簇的肺部，我看见那安静的春天的腺体在呼吸。  
那是预感的腺体、大海的腺体、没有肌肤的爱的腺体

“中国科学院”网站



胡子、绿茶和作者在鹭峰爬山



胡子担任作者的证婚人